

草堂別集

卅堂別集

松山菴題



甲午仲春
刊於嶺南

序

今之時盛行語體文字根柢深厚議論闡放之作幾不復見此實著作界中之一大變也其不隨俗而變者真鳳之毛麟之角矣乃今讀江子仲春所著讀我書室文稿而色然喜也仲春好學而深思服務於海關文案宜若無暇於為文居今之世卽為文豈不識時行之文體顧其所作皆規行矩步切理饜心有先正之遺規手繕一巨冊裒之約近三十首以問序於三千里外荒耄寡聞之老叟叟將何以報仲春哉竊謂仲春之文既薄乎今而愛乎古惟是孳孳勉勉以

求深厚其根柢馴至於闕放其議論而已韓昌黎云
言浮物也氣盛則言之長短聲之高下皆宜又曰因
文以見道又曰不懈而及於古仲春其不河漢斯言
乎遂書以遺之庚午中秋後二日江南朱家駒
古人為詩文能動天地感鬼神者何也以其有益於
世道人心也江子仲春好學不倦生平所為詩文詞
甚多皆為匡時濟世有益於人心者是得古人為詩
文之旨殊非庸俗遊戲虛汎之論摹寫風花雪月淫
靡之辭夫如其不蠅笑鰲咳磔鼠譴貓巫顰優涕
動天地感鬼神變鄭衛之風者乎至其工拙固有名

師宿儒評定之毋須余之喋喋也今者江子以其所作之錄存有文數十篇詩數百首詞百闋猶惡其繁多更刪簡僅得一卷署曰風月平分草堂詩文詞存索序於余因書此歸之並速付梓以公於世云時己丑上巳菽莊林爾嘉序於鯤溟亦小壺天之味吾味齋

江子仲春吾友曉山氏高足也相知而未得見戊子因島報登吾友遺聞展轉詢問專返廈造訪並贈鄉先生魏笛生手柬以重其師者重余心焉藏之庚寅重遊香島賦我鷺江名勝詩鈔復以風月平分草堂

詩文詞存見眎並委草弁言予將圖南恩恩卒業計
存文三十篇詩百餘首詞數十闋詩詞多可誦文尤
有關世道人心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贊歎為何如耶
夫天地間形形色色可欣賞者何限惟風之清月之
朗墨客詩人恆愛之昔黃涪翁表周子胸懷清朗曰
光風霽月江子以是名其堂殆有志于斯乎昔筦權
政二十餘年今則高蹈躬耕其天懷固不可及而卽
其尊師門重友誼二端亦超越世人萬萬瞻文詞猶
餘事耳書將付梓書數語歸之庚寅中秋前三日卧

雲居士蘇壽喬叙

年七十三

古人云文可載道詩可言志故凡世事人情山水蟲魚鳥獸草木目所見耳所聞感於心發於興則胸中喜怒哀樂憂思感憤鬱積皆可表而出之以寓諷刺有益人心世道夫如是則不虛所作不然直無病而呻耳且夫天地間事物在精不在多人之心理惡繁而好簡是故詩文亦當如是如古人文或傳數篇詩或傳一首蓋多不易精簡易賞識更令人易記憶可供茶餘飯後品評而其工拙易見復不虛糜梓費豈不善哉否則雖多亦奚以為余自知不文固以作詩文為一大快事所以於花前月下因風雲山川蟲魚

鳥獸草木以及世事人情每有感於懷輒於詩文詞
出之然是否有益世道人心有無驚人句明眼人自
能辨之惟所作甚多不願多存蓋亦毋令人厭惡乃
以師友見許者錄存一二署曰風月平分草堂詩文
詞存一卷以付知己品評或覆醬瓿時庚寅重陽海
澄江煦識

讀我書室文存

無題贈王山月翁
氣雖格不忒海澄江千煦

論中國不治之原因
王公重武之士無文者不
上古之世無為而治是以百姓安樂天下太平及周
之衰孔子歿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
王道迂濶而莫為兵之患也兵何患哉居功矜能名
成身弗退是以有爭爭而後用兵兵之患爭成之也
爭之肇文教失宣也文教失宣道德淪喪也道德淪
喪則人皆以為有為以其有為何功不居能不矜哉
嗚呼文教之不可以不興也周而後且如此況於今

之世乎今之世黨同伐異爭城而戰殺人盈城爭地而戰殺人盈野老羸者轉乎溝壑少壯者挺而走險散而之四方者不知幾千萬人也誰為為之執令致之人莫不曰兵也欲求如上古之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安居樂業者不可得也我國不治之原因其在此乎然則欲求其所以治非復興文教不可欲求復興文教非天心悔禍不可果天心悔禍將有人作以聖人之教教之以先王之道道之上無殘暴之行下無覬覦之心民德歸厚雖欲不治其可得乎

沈傲樵先生曰意則屈子天問氣則賈子陳政事

疏足徵汲古功深

善戰者服上刑論

古聖王耀德不觀兵施仁政行王道耕者賈者皆欲
耕賈於王之野與市謳歌訟獄者皆欲謳歌訟獄於
王之朝民之歸之有不如水之就下者乎是故湯伐
夏武王伐紂大都以德服人救民於水火非好戰也
不得不戰耳及周道衰霸業起文教失宣武臣用奇
戰爭之事史不絕書如邲之戰鄢陵之戰城濮之戰
皆是此孟子所以有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之說也
迨至戰國七雄並峙商鞅吳起儀行者流日抵掌高

談於華屋之下生靈塗炭在所不卹孟子深惡而痛
絕之所以復有善戰者服上刑之說也夫等是戰也
古聖王用之則天下治後世用之則天下亂其故何
哉一則弔民伐罪一則殘民以逞仁與不仁之分耳
奈何今之世以一統之天下一變而貌為共和戰之
機以開再變而為軍閥戰之禍尤烈三變而偽託於
民衆戰之害尤不可勝窮於此猶津津焉以善戰自
雄竊恐操上刑之權者早伺其旁而不仁之罪終不
可逭矣可不戒哉

傲樵先生曰至言要道群雄鍼砭

智慧出有大偽論

古語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無為而治也蓋道始於無而生於有有始則有母有無則無有此之謂要妙是故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知不知上不知知病何以言之如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物極則反天道好還此所謂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也安見明民者之果為是愚民者之果為非乎上古之時民風淳厚人事尚簡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優遊逸豫而民弗爭人事日繁

機械日生角焉逐焉剽焉竊焉此所謂人多伎巧奇
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也中古如斯近且益甚
如學術愈明技藝愈巧機器愈新戰爭愈烈此之謂
物質愈文明道德愈衰微人皆鬥智不顧仁義嗚呼
奈何與其大智孰若大愚與其大偽孰若不智慧而
不先為古之愚也古之道若何為無為事無事味無
味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無智無欲而民不
爭更以三寶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
先如是則國家可得而理與噫孰謂老氏之道無可
採者以老氏之道治天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

食美其服安其業樂其俗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
甲兵無所陳之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可也尚何有黨
同伐異賊天下而以堅白鳴
傲樵先生曰商君喻老人多未喻以非老喻老之
非老不若以老喻老之為老也此篇其庶幾乎

釋黨

黨之為文說文云不鮮也從黑尚聲黑為火所熏之
色故許君以不鮮釋之方言云黨知也知則必能解
寤此義之相反而成者也釋名云五百家為黨黨長
也一聚所尊長周禮掌其黨之政令教治是也此說

黨與尚諧聲之義禮記有睦于父母之黨此親族之黨也左傳有里丕之黨是朋輩意氣相同之黨也降及後世漢獻帝時取天下名士目為黨人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而唐室亡矣宋自元祐禁錮黨人善士亦幾無噍類矣此其得失興亡之故所由來者漸矣故尚書洪範篇云無偏無黨論語曰吾聞君子不黨是懼其阿比相助匿非之義也惟能聚其尊長掌其政令執其教治而睦於父母之黨更能意氣相同不偏不阿上以治國下以齊家未嘗不善也不然者黨同伐異朋比為奸各樹其幟大收黨羽互相傾軋